



Nobel Prize

多丽丝·莱辛传

「英」卡罗莱·克莱因 著

刘雪岚 陈玉洪 译

Doris Lessing: A Biography

我们的骄傲
多半是基于我们的无知

莱辛是唯一一位对她的时代情绪有着正确认识的人。

——瑞贝卡·维斯特

像猫儿一样迷人……谨慎、冷静，有着猫儿一样的性情。

——保罗·霍加斯

这是一个集强悍可怕与柔软脆弱于一身的女人……这种矛盾混乱有种奇特的魅力。

——哈兹乐顿

多丽丝·莱辛传

〔英〕卡罗莱·克莱因 著

刘雪岚 陈玉洪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丽丝·莱辛传 / [英]卡罗莱·克莱因著；刘雪岚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2
书名原文：Doris Lessing: A Biography
ISBN 978-7-214-20120-1
I. ①多… II. ①卡… ②刘… III. ①莱辛
(Doris Lessing, 1919-2013)—传记 IV. ①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3801 号
Doris Lessing: A Biography
Copyright © 2000 by Carole Klei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role Klein c/o The
Wallace Literary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7-070
本项目获得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学科研创新学术
团队建设项目资金资助(16LZUWYXSTD001)

书 名	多丽丝·莱辛传
著 者	[英]卡罗莱·克莱因
译 者	刘雪岚 陈玉洪
责任编辑	汪意云
责任校对	曾 偲
装帧设计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印刷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26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4-20120-1
定 价	5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生逢乱世	4
第二章 错误的开始	14
第三章 崭新的开端	26
第四章 插叙故事	35
第五章 筒骨乐与肖邦曲	41
第六章 有些教训,最好不要去学	50
第七章 跳跳虎的历险	57
第八章 迷失	63
第九章 多丽丝·泰勒的求学生涯	71
第十章 另一段插叙故事	76
第十一章 借居房客的日子	85
第十二章 欲火迷人眼	94
第十三章 痛苦的割舍	103
第十四章 找到新的家	112
第十五章 同志	119
第十六章 假如起初不成功	128
第十七章 “你好吗,跳跳虎!”	136
第十八章 打破种族隔离	144
第十九章 取得胜利却没有获得解放	152

第二十章 好爱角	161
第二十一章 新的人生	170
第二十二章 追寻未来	180
第二十三章 于是雷声开始发言	190
第二十四章 柏林之战	200
第二十五章 身为共产主义信徒	209
第二十六章 暴力之母	219
第二十七章 幸福的年轻女子	227
第二十八章 非常现代的母亲	234
第二十九章 艰难的合作关系	242
第三十章 火红的夕阳	254
第三十一章 芝加哥蓝调	263
第三十二章 逆难而上	272
第三十三章 与金虎共嬉	283
第三十四章 神智疯狂	296
第三十五章 美妙的变异	308
第三十六章 笔友	318
第三十七章 找到出路	328
第三十八章 十二月里,你还会如五月里那般爱我吗?	340
第三十九章 迷失在太空之中	349
第四十章 新瓶装旧酒	357
第四十一章 文学重生	368
第四十二章 人不似猫儿	377

序言

1969年,多丽丝·莱辛答应到美国来推广她的小说《四门之城》。漂泊成性的莱辛通常不会放过利用这些出公差的机会来犒劳自己。她经常会去参观一些新奇有趣的地方,这次行程,她决定去亚利桑那州,因为她听说这个地方和沙漠中的罗德西亚一样,天高地远,辽阔无边。莱辛从五岁起就生活在罗德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直到1925年她29岁的时候,才离开那里前往伦敦,开始她的写作生涯。她和全世界历代艺术家一样,特别迫切地想要离开逼仄俗气的家乡,去往复杂多变而又充满和谐共鸣的多元文化中心。

然而,离开非洲来到英国,只不过加剧了一直萦绕在莱辛心头对于“家园”的疑惑。对于她殖民者身份的父母而言,他们的家园就是英国,尽管他们的女儿只在小时候在那里作过一次短暂的停留。他们在家里信奉英国的价值观,坚持英国的风俗习惯。可是,这些对于一个在非洲的草原浪荡着长大的姑娘而言,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多丽丝·莱辛从小听到白人们谈论罗德西亚,口气就好像在他们没来之前,罗德西亚是个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一样;或者,就算不是荒无人烟,当地的原住民本来也无权在那里居住似的。这样的口气,就和美国人当年说起他们的西部地区时如出一辙。然而,虽然当时年纪尚幼,莱辛从小就觉得这种现象是错误的。正是这种认识,使她虽然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却觉得自己是个外来户一样。从她当年开始明白作为白人家的孩子和黑人孩子一起玩耍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那一刻开始,自己是外

来人的感觉就深深根植了在她的心中。

多丽丝·莱辛曾在1965年写了这样一段话：“非洲属于非洲人民，他们越早夺回非洲越好。”写这段话的时候，她已经对非洲可怕的殖民史有了全面的了解。不过，她又补充了一句话，生动地表达了一名侨居他国者惯有的哀怨，那就是——“国家属于一切将它当成自己家园的人。”^①

因为当年年纪太小，无望改变自己的处境，莱辛只好学着自得其乐。她穿梭于广阔的空间，去认识多得数不清的各种动物，去攀爬粗糙嶙峋的岩石，去蹚过哗哗作响的溪流，去嗅闻灌木丛林的芳香。那样的风景值得人流连忘返，反复回味，思绪飞扬。

当她告诉她的朋友兼编辑罗伯特·戈特列波，说她想去美国西部的时候，他迅速做出了安排。莱辛上次来美国的时候认识了青年作家内尔·克莱尔蒙。克莱尔蒙当时手头正好有一个将作家推介到当地中学和大学的项目。于是戈特列波和克莱尔蒙安排莱辛到位于塔克逊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进行阅读和讲座活动。内尔和他的妻子朱迪都非常喜欢莱辛的作品。当他们得知莱辛接受他们的邀请，不住学校安排的公寓或者旅馆，而是愿意住到他们的小家时，他们感到欢呼雀跃。

克莱尔蒙家的房子孤零零地立在一大片沙漠当中。莱辛到来的第一天，克莱尔蒙听到声响，6:30就早早起了床，他以为是自家的猫在闹腾。然而，他看到的是莱辛穿着睡衣正往门外走去。克莱尔蒙悄悄地跟在她的身后，看着她爬上了房子后面的斜坡，往后面那座凹凸不平的小山走去。

“那是个晴朗的沙漠早晨。”他回忆说：“我明白，她是想到了非洲的日出。她爬到山顶，脱掉睡衣，跳起了舞蹈。她的腿长得很美。头发茂密，随意而蓬松。当时她马上都要过五十岁生日了，可是感觉还像个小

^① 莱辛：《回家》(Going Home)，第8页。

姑娘一样。”

莱辛要求克莱尔蒙开车带她去山里。每到一座山峰上，就会走下车去看看风景。“她会在山顶站很长时间，一动不动地看着风景，然后就会说：‘这个地方像非洲。要是平原上再有些动物的话，就跟非洲一模一样了。’”

多丽丝·莱辛早期的作品都是以非洲为背景，既表现了她对国家的热爱，也流露出找不到归属的痛苦。在《非洲故事》(1964年)的前言里，莱辛写道，非洲，“是只有当一个人准备好在游览过这片土地之后愿意自此成为一个漂泊者，才可以去的地方。那无法言说而又庄严肃穆的一片静寂，会永远刻在这个人记忆或思想的边缘。”^①。

莱辛离开非洲后的漂泊生涯，既是她的亲身经历，也暗喻了她人生中其他方面的动荡不安。她被家庭放逐，却又自觉自愿地漂泊，成为了由内而外的游离者。也许是为了安抚心中无根无基的痛苦，她似乎总在体验远处的生活。内心的不安和叛逆为她的作品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她冷眼旁观，总能以全新而又清晰的视角为读者诠释他们熟知的世界。身为作家，她洒脱不羁，从不拘泥于既定的风格、单一的信仰抑或固定的区域——甚至超越了我们的星球。她汹涌澎湃的想象力反映了这位放逐者的辗转漂泊，然而，最终，恰恰是写作，成了多丽丝·莱辛最安定的家园。

^① 莱辛：《非洲故事》(African Stories)，第6页。

第一章
生逢乱世



“我们把父母当成不断重现的梦境一样反复加以利用。”多丽丝·莱辛写道，“每当我们需要时，他们就会出现。他们的存在，就是用来让我们爱或者恨的。”^①

多丽丝·莱辛像个侦探调查扑朔迷离的案件一样，仔细探究着她父母的老照片。照片里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能看出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她能不能发现当年自己那些噩梦的根源？

照片里有一张是她的母亲艾米丽·莫德·麦克维(Emily Maude McVeagh)少年时期的样子，照片上的她身材高挑，一张鹅蛋脸显得自信大方，头发用一根黑色的橡皮筋绑在脑后，身上穿着一套校服，宽松的白衬衫配黑色的长裙，标准的她深爱的大英帝国青年子民的样子，踌躇满志。艾米丽生于1884年，用的是她母亲艾米丽·弗劳尔(Emily Flower)的名字。她母亲在生她弟弟的时候难产去世，当时她才三岁。

艾米丽·莫德的父亲约翰·威廉·麦克维(John Willam MacVeagh)原是伦敦郊区的一名银行小职员，通过努力奋斗成为一位银行经理，从此跻身中产阶级行列。阶层对他而言意义非凡，阶层就是他衡量一切观点和决定的标尺。他一定是被他的妻子迷得神魂颠倒了，否则他怎么可能忽略，在他妻子短暂的一生里，从来都没有真正脱离她那

^① 莱辛：《我的父亲》(My Father)，第83页。

些劳工阶级的习惯和品味！假如他的妻子能活到 32 岁以后，随着他越来越在意自己的门第，他们的婚姻一定土崩瓦解。

事实上，麦克维从来没有对孩子们提起过他们的母亲，家里也没有一张她的照片。年幼的艾米丽几乎无法对母亲的形象有个正确的认识。除了她幼年时期对母亲模糊的记忆，她能听到的，就是母亲去世后带大他们姐弟三人的佣人们对母亲毫不掩饰的不满。因为佣人们都说她母亲鲁莽轻率、资质平平，又没有别人出来反驳，艾米丽也认同了别人对母亲的看法。多丽丝·莱辛在《心灵深处》（即她自传的第一部）里回忆说，她的母亲在提到艾米丽·弗劳尔时，总是一副不屑一顾的口吻。她嘴唇一撇、鼻子一哼，似乎是在暗示，艾米丽·弗劳尔有许多下里巴人的陋习，所以她死得活该。

孩子们年纪尚幼的时候，麦克维续弦再娶。不过，他高雅的新婚妻子对于承担为人之母的责任并没有什么兴趣。而麦克维也并没有因妻子不亲近孩子们而庸人自扰。作为父亲，他也不好到哪里去，他满脸严肃、严厉苛责，无论言语上还是行动上，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表达过什么爱意。艾米丽唯一体验到的家庭生活，就是在大家一起参加她父亲认为非常重要的帝国公共典礼的时候——比如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爱德华七世的加冕仪式，还有德国皇帝或者其他一些国家元首来访典礼等。

在女儿的眼里，艾米丽其实根本不爱自己的父亲，但她却坚持说自己非常尊敬和崇拜父亲，还把她父亲那一本正经的画像挂在他们非洲南罗德西亚家中的土墙上。多丽丝对镶花边的像框里那个人物形象深恶痛绝。他那大腹便便的身材，肥胖丰满的脸庞，油腻光滑的头发，以及那身老套土气的紧身装扮，让多丽丝对英国的厌恶变得非常具体。她从画像里看到了大英帝国及其等级制度带来的傲慢和压抑。

尽管生在一个缺爱的家庭，艾米丽·莫德却生性活泼，朋友众多。她经常和朋友们去看戏、听音乐或者聚餐。她既喜欢粗放野性的曲棍

球，也喜欢温文而雅的网球，还经常骑车去远足。她学业优秀，比她那位有些智障的弟弟优秀得多。她的父亲也不同寻常，在那个年代竟然会考虑送她去上大学。因此可以想象得到，当麦克维对他的女儿讲述他远大的计划时，该是多么热情洋溢；而当他的女儿竟然拒绝了这个不可多得而又花费昂贵的上大学的机会时，他又是多么愕然震惊！

艾米丽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她在音乐方面才华横溢，又梦想成为乐团的钢琴演奏家，但她务实肯干的性格和真心想要照顾别人的渴望，却让她觉得自己能通过培训成为一名护士。麦克维对此大发雷霆，因为那个时候，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女孩是没人当护士的，如果艾米丽执意要去做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那她就别想从父亲那里得到任何资助。

事情本来可能到此为止了，可是麦克维低估了他女儿的决心，艾米丽还是到伦敦的皇家免费医院去参加了培训。那里的工作劳累辛苦，报酬又低，但她扫除了横在她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以高分通过了最后的考试。这一切毫无疑问大大提升了她的自信心。

艾米丽·莫德学成毕业，成了麦克维修女。她早已将自己想要成为乐团钢琴师的梦想抛诸脑后。不过，她后来也为自己放弃音乐闷闷不乐过。她总是为自己惋惜，说自己过去多么优秀，或许会成为某个人物。不过，作为一个刚拿到执业资格的护士，她还是很热爱自己的工作。她特别享受被人需要的感觉。当她走到病床边，听到病人的感激之辞，她觉得这就是他们在表达对她的爱。多丽丝·莱辛认为，这才是她母亲想成为护士最真实的动机。艾米丽通过需要她、珍惜她的人来弥补她对爱的饥渴。

尽管白天工作繁重，艾米丽还是忙于夜晚的社交活动，她到各处的教堂去弹手风琴。要是有时间，她会和朋友们出去度假，而且，不管她的生活多么忙碌，她总会抽出时间来读一些像萧伯纳这样著名作家的作品。护士的工作向来就很繁重，可是，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

来,工作量更是骤然剧增。一火车一火车的士兵被运到皇家免费医院。麦克维修女对这些伤兵的照顾可谓尽心尽力,好多士兵甚至都写诗来赞美她。她对此引以为豪,后来不当护士了,还将这些诗保存在一个她非常珍视的册子里。

多丽丝·莱辛的父亲阿尔弗莱德·库克·泰勒 1886 年出生在科尔彻斯特(Colchester)附近的一个村庄里。阿尔弗莱德的父亲是个银行小职员,工作还算体面,就是工资低,一家人都指望一点小钱生活。阿尔弗莱德的母亲卡洛琳有一张和阿尔弗莱德婴儿时期的合影,多丽丝·莱辛描述说,她是一个“长相平庸的胖女人”,“长着一张厨娘的脸”^①。泰勒夫人的确能用有限的材料在厨房里做出各种花样来。几十年后,当阿尔弗莱德患了糖尿病只得严格限制饮食时,他对当年吃过的那些动物板油、糖浆布丁、火腿、家里熏的香肠等等无比怀念。

那个家里除了一本至高无上的《圣经》之外,没有任何书籍。当然,他们也没钱去买书。星期天,全家人一天三次去教堂,阿尔弗莱德每天都急切地盼望星期天的到来,他总觉得那天过得太快。阿尔弗莱德有个哥哥,学习比他要好,每次阿尔弗莱德成绩不如哥哥好的时候,他父亲就会揍他。学校毕业以后,兄弟俩都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成了银行职员。不过,阿尔弗莱德一直是个小柜员,而他的哥哥很快就爬到了经理层的位置。莱辛说她父亲并没有从银行柜员的工作里找到什么乐趣,不过,他还是尽力提高自己的技能,甚至还因为一个领导不喜欢他的字而努力练习书写。阿尔弗莱德可能觉得,自己的私生活丰富多彩,也不用那么在意银行柜员这个工作。

反正不知什么原因,有一天阿尔弗莱德突然决定独自一人到离家一

^① 莱辛:《我的父亲》(My Father),第 83 页。

小时路程的卢顿去生活。这是一次愉快的搬迁，他和家人分开，远离了小村庄的逼仄，无拘无束地展现自己的天性，沉溺于玩玩闹闹，花钱大手大脚，却再也没有人随心所欲地对他强加管束。

他去游泳，去划船，去踢足球，去打板球，在音乐会上唱歌，还和当地姑娘们跳舞，经常没心没肺地走十到十五英里远的路，去参加每周两到三次的舞会。他总要玩到最后才离开，然后披星戴月地走回去。到家的时候，经常太阳都破晓了。在意犹未尽中，他刷牙洗脸，熬茶煮粥，然后出门上班。

卢顿的姑娘们都喜欢他。他曾经和一个姑娘订了婚，可是不久就悔婚，又和那姑娘的妹妹订了婚。两姐妹的妈妈也被这位风趣英俊的追求者迷得神魂颠倒，在第二次订婚没有悔婚之前，她把阿尔弗莱德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多丽丝·莱辛回忆说，每次他父亲当着自己妻子的面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和他回忆其他的事一样，他总反复地说起同一件事），总会加上一句：“幸亏两姐妹我一个都没娶，她们比你差远了，老婆！”^①莱辛说起这些的时候，满是嘲讽的口吻。当莱辛写到她父母，写到他们因为命运的捉弄所遭受的各种伤心痛苦时，她很少流露出她的父母彼此关心、彼此爱护、愿意分担彼此困苦的意思。

有一件事情莱辛判断得非常对，战争的确是她生活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原本青春年少、无忧无虑的阿尔弗莱德，在经历过战争之后，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再也回不到过去。莱辛的父亲年轻时照了很多照片，其中有很多照片里都可以看到，这个小伙子穿着一战时期的军装，皮肤黝黑、长相帅气。照片里的他站得笔挺，军装扣得严严实实，上面还挂着奖章。1914年应征入伍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报效国家的准备，德国在比利时的恶劣行径让他觉得惊悚。他满脑子理想主义，尽管他“早知

^① 莱辛：《我的父亲》（*My Father*），第86页。

道”自己很可能会受伤,还是迫不及待要尽一己之责。

他的先见之明来自算命先生的一番话。多丽丝·莱辛这样评价他父亲这段奇幻怪异的往事:“我六岁的时候就知道我父亲疯了。”并且还让读者相信:“我没觉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①算命先生告诉阿尔弗莱德说,尽管他会经历两次大灾大难,但是他会大难不死,因为他有一位祖先的庇佑,这位祖先也曾当过兵。阿尔弗莱德并不知道他有这么一位祖先。多丽丝还说,每次快要受伤的时候,她父亲都能提前预感到。

到了前线,阿尔弗莱德确实生了场重病,他自己觉得是得了场阑尾炎。他还没有感受到可怕的身体疼痛的前几天,因为提前知道自己会生病,心里早就被恐怖击垮了。两年之后,在生第二场病以前,因为内心深处不祥的预感非常强烈,他从战场写信给他的父母,告诉他们说他就快死了。算命先生的预言再次应验,阿尔弗莱德的腿被榴霰弹炸得像马蜂窝一样,但是他并没有死。事实上,每当他回顾起这段往事,都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一件事,因为就在他被送往医院十天之后,他所在的整个排都在帕斯尚尔(Passchendeale)战役中牺牲了。

从皇家免费医院的手术台上下来之后,阿尔弗莱德的一条腿从大腿中段处接了一个假肢。他患上了炮弹休克症。尽管他觉得自己很幸运,但他还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非常抑郁。因为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他在医院里住了几乎整整一年。虽然身体不再疼痛,但是他总是闷闷不乐,晚上经常做噩梦。医生安慰阿尔弗莱德说,他现在的状态对于经历过巨大压力的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他不必担心自己会发疯。医生还告诉他说,大多数人都有隐藏的负面情绪。多年之后,当阿尔弗莱德对多丽丝讲起这一切的时候,他总会提醒她记住一点,每个人都不清楚自己哪天会经历怎样的内心挣扎。

^① 莱辛:《追随英国》(*In Pursuit of the English*),第7页。

泰勒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遍遍回顾自己的战场经历，觉得一切都跟他的理想大相径庭。起初他参军的时候，满心都是爱国主义和荣誉感，战争满足了他天性中的骑士精神。他认为英国军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自己一定要毕生保持军人的荣誉。他在野地里和战壕里体验到了毕生难忘的友谊，这种彼此谦让的精神甚至到了不分敌我的境界。有一次，阿尔弗莱德和一个德国军人面对面碰上了，两人就很有默契地将枪口往下压了压，彼此微微一笑之后就各走各路了。1914年圣诞节的时候，英国军人和德国军人甚至还互赠礼物，一起唱圣诞歌，热热闹闹地打了一场橄榄球。阿尔弗莱德后来总说，他当时特别希望双方的将领们能到战壕里待一天一夜，去看看普通士兵们面对是什么，当他们亲眼见到一切，他们就一定会心甘情愿地终止战争。渐渐地，他意识到，就算他们来了，一切也无济于事。英国当权者们最觉得心惊肉跳的，就是这类关于恻隐之心的故事。社会各界都敦促军人要和罪恶的匈牙利人血战到底，誓死保卫他们的国旗。

身体残缺加上前途未卜，阿尔弗莱德突然对自己曾为之奋战的这个国家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政府似乎并不感激那些身处战壕的年轻人所付出的代价，普通百姓也没有人想了解他好不容易逃脱的那些屠杀。于是，他将自己曾满怀豪情加入的那场大战称作“大不堪”，这个一听就满是嘲讽的称呼里，隐藏着他的一个决心——一旦出院，他就立刻离开英国。

多丽丝·莱辛还没长大的时候，父亲讲的这些战争故事让她觉得不胜其烦。可是60年代早期某天，她因为想要体验而吸食了大量迷幻剂，而那时她脑子里残存的理智的记忆，居然正是她父亲的那些战地经历！这件可怕的事情让她意识到，那场大战对她本人的一生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阿尔弗莱德·泰勒在皇家免费医院的护士正是艾米丽·麦克维。艾米丽对他很好，他心里非常感激，同样也对她很好，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尽管她不能理解阿尔弗莱德心里的愤怒，但她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减轻他身体上的痛苦。泰勒要出院的时候，向艾米丽求了婚。

这场求婚让艾米丽芳心大乱。当时，伦敦的圣乔治医院请她去当护士长，这对一个年近三十的女子而言，算得上是可遇不可求的好机会，她颇引以为豪。不过她不喜欢干行政，只喜欢当护士。更重要的是，当时她心里还在凭吊她深爱过的一个军医。因为轮船遭到鱼雷轰炸，军医不幸溺水身亡。不过，当时的伦敦城里没剩下几个男人了。还有，尽管照片上的艾米丽看起来很美，可她自己觉得自己长相平平。况且，她已经三十五岁了，远远超过了平常女人结婚的年纪。

阿尔弗莱德·泰勒非常理解艾米丽的难处，同情她的损失，对她非常地耐心。他们结婚很久以后，他的妻子还将那位军医的照片摆在她的梳妆台上。阿尔弗莱德对多丽丝还有她的弟弟哈里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话语里流露出真诚的悲伤：“你们的妈妈真可怜……那个军医，是个不错的小伙子。”^①

艾米丽最终接受了阿尔弗莱德的求婚，主要原因也许是当时她特别想生孩子——尽管不是马上就生。当时阿尔弗莱德还是时常抑郁，而她本人的身体也不知怎么回事，总是不对劲。她身体的虚弱，有可能是她在战争时期长期劳累造成的，也有可能是轻度感染了一战后横扫全世界的西班牙流感。不过，她觉得就算真的结了婚，也要等自己和阿尔弗莱德身体好一些以后再考虑要孩子的事情。

阿尔弗莱德出院的日子越来越近，而他要离开英国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定。他本人待在医院里，拖着一条装着木头假肢的残腿；而外面的大

^① 多丽丝·莱辛：《鲁莽的女儿们》(Impertinent Daughters)，第56页。